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卷三十二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改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金英之函檢以玄都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濟曰巫山之即瑤琴已見上文

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

曰楚王乃登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良曰膏燈也鑪香雲陽之臺

董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

為席犀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

平生懷抱善曰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鴻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訖微波而通離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興波

州學齋諭李孝明校對
鄉貢進士劉才邵校勘

文選卷第三十一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覆校

左從政郎充贛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騷上

屈平離騷經四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四首

屈平

鏡曰史記云屈原字平在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謂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

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亮

下序築紉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飈風雲霓比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攬五臣本
作擊

旦

汨于
余若將不及兮良曰：紛結也。蘭草名。秋而香，佩飾也。言已儼身清潔，披香草以爲服飾也。

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遊曰：細索也。蘭

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備身清潔，乃取紅

蘿辟芷，以爲衣被，細索秋蘭，以爲佩飾，博

衆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恐年歲之不吾

與，就曰：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

又恐年忽過不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擊洲之宿莽。日

我相待而身老。朝搴阰之木蘭，水中地也。草經冬不死，曰莽。言

擣取也。阰，山名。擊，持也。洲，水也。草經冬不死，曰莽。言

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願陰也。木蘭，去皮不

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

變易忠直也。遊曰：攬，來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

死，楚人名曰宿莽。言已且起外山，來木蘭，上事大陽，承

天度也。夕入洲，澤來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

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強

原以喻諸人，雖致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

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忽不夕時節，改其次序，歎人之年

幾易老，遊曰：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惟草木之零

春，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易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

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

於國無成功也。遊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

文選三十二

三

法

五臣本上無
不下無也字

幾易老，遊曰：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惟草木之零

春，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易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

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

於國無成功也。遊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

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

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撫壯，而弄穢兮，何不改其此

度也。遊曰：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

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遊曰：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

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德也。

策，選本作。騏驥以馳騁兮，求吾道夫先路。向曰：騏驥，駿馬

任賢人也。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遊曰：騏驥

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

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

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

即曰：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

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

即曰：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

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

即曰：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

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

固衆芳之所在

也。說曰：三后謂湯禹文王也。德美也。并不雜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德美之

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逸曰：昔往也。右君也。謂湯禹文王舉用衆賢所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桂兮豈維紉

也。昌改切。翰曰：雜非一也。申用

夫蕙蒨

也。椒蘭桂皆香木。紐結也。蕙

任一人而已。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

蕙也。豐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蒨皆香草也。以喻賢者。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蒨

人也。彼堯舜之耿

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播者。以備用

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播者。以備用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播者。以備用

道也。窘急也。言堯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

也。言堯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

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惟夫。逸本無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至於滅亡。惟夫。夫字。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也。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

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

輿之敗績

也。君行事之失。崩懷先王之功。逸曰：憚難爭者。忍

爭也。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發諫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也。翰曰：踵繼武迹也。言發

翼者。翼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逸曰：詩曰：履帝武敏

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荃不察余之中

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也。觀察我之中。譏反信讒人。與之同怒

於我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公忍而不能舍也。良

謇謇，直言貌。舍，止也。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恐君之欺故，恐此禍患而不能止。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患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為

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靈神，脩長也。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

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逸曰：初，始也。成，平也。悔，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謬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佗志。逸曰：始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謬言，中道

悔，而有佗志。余既不難夫。逸本無離別之傷，靈脩之數化。情，而有佗志。余既不難夫。逸本無離別之傷，靈脩之數化。

翰曰：傷情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謬而數變易。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

別也。傷念君信用謬言。余既滋蘭之九畹，遠兮又樹蕙之百畝。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莖也。蘭，蕙草。喻行也。言

我雖被斥逐，修行彌多。逸曰：滋，時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蒨蕙，與

藉。逸本一作車兮雜杜蘅與芳芷。良曰：五十畝曰畦。菑，蒨蕙。藉

積累衆芳，自潔飾其德行。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芎藭，與五十畝為畦。杜蘅，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

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蘅。異枝葉之複。逸本一作茂。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異枝葉之複。逸本一作茂。

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向曰：後茂盛貌。言我種蒨蕙，衆芳異枝，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逸曰：異，幸也。峻，長也。刈，

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雖萎絕，其亦何傷。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

兮哀衆芳之蕪穢

積行爲謙邪所害見逐亦猶蕪穢芳草爲

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

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

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

衆賢志士失其行止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兮憑不歇乎

求索

翰曰憑備也言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趣貪婪財利在

貪愛食曰焚憑備也楚人名滿爲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

衆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華滿猶復求索不知

飽羌內怨已以量人兮各與心而嫉妬

乃內怨於已以量度他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

之心譏譎之使不得進用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

內以量度也害賢爲嫉害色爲怨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

情絮使不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勞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急者仁義也逸曰言衆

人所急於義者也我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獨急於義者也我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向曰

漸懈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懈將至恐脩名而德不能

老將以速至恐脩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

以合己之德

練要兮長願

擊木根以結蔭兮貫薛荔之落藥

表已之忠信

荔香草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

時

生落墮也藥實貌言已施行常學木引堅提持根矯菌桂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所綺良曰矯舉也胡繩香草纏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也紉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比本德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蹇逸本作吾法夫前脩兮非世時俗之所服

向曰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言我所以賢固非全昧俗之人所可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公願

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信雖不合於今之人發願依古之賢者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逸本作生之多艱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

薄之俗而多此艱逸曰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及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

鞿 纜 絡

所 繫

潔 足

其身也難余雖好脩姱苦以鞿衣羈兮譽朝諝而夕替濟曰

所荷鞿也諝諫齊廢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為說人所荷鞿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尋譽廢矣逸曰鞿羈以馬自

諫譽譽於君夕暮而身廢矣故朝既替余以蕙纒羊兮又申之以攬芷良曰纒佩也言君子以廢弁我者以我佩忠

結束以執貞節逸曰纒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弁已者以余帶佩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芷以自結束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良曰九數

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偶害雖九死無一生未則悔恨逸曰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逸本字心說曰浩蕩法度壞兒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

文選卷二十二

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款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入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也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爾謂余之逸本作善淫

翰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諑謂謔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謂毀之謂我善爲淫亂也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謔謂毀也諷音啄猶諍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謂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面規矩而改

錯 倉故濟曰柄背也規矩法則也錯置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爲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財大而不可固讒佞之人巧爲言詭離聖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也 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詭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武化危君國也 背

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直良曰周合也言背繩墨之邪佞競合常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生矣 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

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言人臣不備何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在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身必傾危 怵也 鬱悒余侘 加條 兮吾獨窮困乎此時

也 向曰怵鬱憂思也悒不安也侘條失志也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困窮於當時 逸曰怵憂貌也侘條失志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條住也楚人名住曰條言我所怵悵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爾求容媚 寧溘 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爲此態也 統曰溘奄也言我寧奄然流亡其形骸終不恐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恐以 驚鳥 不群兮自前世

逸本作 而固然 翰曰驚鳥鷹鷂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 衆鳥 驚鷂之類也 以翁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異不群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 隨從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道而相安

濟曰方木圓水不可相合邪佞忘正異道而能

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 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侯

抑案尤過獲除詬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發忍過除

其深恥誅讒佞情朝廷也 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

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 伏清

發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伏清

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向曰伏清白之節盡死為直

伐紂封比干墓者是也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忠以死

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

干之墓表商 悔相道之不察兮 逸本無 延佇乎吾將反 銑

容之聞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 逸本無 延佇乎吾將反 銑

悔恨相視察審也言我恨視道之不審當若比干伏節死

義故長立而望將還國死節也 逸曰延長也佇立貌也

詩云佇立以位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 迴朕

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發還反終已之志也 迴朕

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言我

及已迷誤發迴路尚未遠明

同姓無相去義逸曰迴旋也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

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 同姓無相去之義

故欲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濟曰椒丘上

蘭故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

以待君命逸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墮曰椒

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進不入以離

中 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進不入以離

尤兮退將復字 脩吾初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

去脩吾初始潔清之服 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地

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

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逸曰製裁也芰菱也荷

跌蕩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

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銑曰音君不知我我

亦將止然我情實美

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貌，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衆。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芳與澤其雜糅，又兮唯昭質其猶未虧。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會於虧損也。唯獨也。昭明也。虧，缺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五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此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請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濟曰：忽疾往去也。言已去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纒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良曰：纒，紛香氣也。章，明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有，彌加明潔。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纒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人生各有所

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

之道為常。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論仗，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雖體解

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何。

逸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

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女類須之

嬋媛兮，申申其罵予。

申，重也。言女類見已施行，不與衆合，

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曰：嬋，屈原婦也。嬋媛，猶牽引也。重，詈我也。翰同。逸注曰：嬋，古本反。逸注曰：嬋，胡直以方。本

作亡。身兮，終然夫乎羽山。

山，字。無之野。濟曰：此女類之言也。嬋，很也。早死曰

天。蘇，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蘇很矣，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遇害。逸曰：女類

詞也。敝，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敝，嬋音脛，很也。蚤死曰天。言堯使敝治洪水，嬋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

於羽山，死於中野，女類比屈。汝何博蹇。逸本作而好脩兮。原於敝，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蹇。蹇，本作而好脩兮。

言
作罵字

天

紛獨有此姦節向曰類數諫原云故何博采古道於蹇難
 類數諫原言變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大之行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說曰賈蒙蒞皆惡草以喻讒佞
 行盈備於朝故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日賈蒙蒞也兼士窮也蒞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賈又曰終
 朝采萊三皆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備也判別貌也女類
 言眾人皆佩賈蒙泉耳為讒佞之行備於朝逆而獲富貴
 故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
 離別不與眾同故斥弃也

情翰曰屈原遭嫉之罵困邪佞之惡不可門到戶說於人
 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遊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嫉
 譽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
 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世並舉而好朋友夫何

榮獨而不予聽濟曰榮孤也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
 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
 偽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聽用我言

而納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唱憑心而歷茲良曰中得也唱數
 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備而行得畔矣

代和唱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聖王之法節其
 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

陳詞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華江南言已行聖人之
 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逸曰

帝繫曰譬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
 南言已依聖正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

就舜陳詞自說猶疑聖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帝莫聞秘要以自開惟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掘此樂而太康娛
 樂自縱而喪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
 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

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以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

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
 康也娛樂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翰曰圖謀
 也縱放也

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
 於閭巷。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
 浮學，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失國。
 兄弟五人，象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
 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尋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射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逸曰：非
 諸侯也，田獵也。射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
 以佚田獵，又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化。又貪夫厥家，寒浞，羿
 相也，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為荒
 淫之行，故為浞殺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逸曰：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
 人事，信在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獨之詐
 取，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澆
 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貪澆
 五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
 相。逸曰：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
 而生澆，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日康娛而自忘，公厥首用夫顛隕。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
 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滿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
 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夏澆舟，俱不得
 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

殃。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答為湯所
 誅。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違於人理，乃
 遂以逢殃，答為

殷湯所誅滅。右辛之貲醢兮，躬宗用而不長。逸曰：辛，殷
 名也。載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湯
 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濟同逸注。湯

禹儼嚴守，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良曰：言湯禹周文
 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逸曰：嚴，畏也。祗，敬也。周周家
 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文，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

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舉賢而授能兮，循循字。繩墨
 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循循字。繩墨

而不頗。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頗僻，故
 能安天下。逸曰：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僞。皇天無私阿，

分覽民。逸本作人字。德焉錯。七輔，逸曰：獨愛為私，所祐為阿，錯

成其志也。故策為無道，傳與傷，射為淫虐，傳與文王。良

同逸。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翰曰：哲，智也。苟，誠

也。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識，得用為天下之王。逸曰：

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逸本

字之計極。濟曰：相視，計謀，極窮也。言視禹湯之興，桀紂之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說曰：孰，誰也。服，用也。言

而可任用者乎。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

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

則行不成。附。餘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向曰：附

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死也。自前代備名

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說同。逸注。曾歔居歔，余鬱悒兮，哀朕時之

不當。翰曰：言累益歔歔，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

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擊。逸本作茹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平，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

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也。踏敷衽以陳辭兮，

縣五巨本
作懸

日

望

方

臆

歌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計兮溘合埃風余上征

魏曰敷布也或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與天下見

弄流紫紵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

乃長跪布衽使首自背念仰許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

已情發憂思也角曰龍無角曰刺鸞鳳鳳別名也山海

經曰鸞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將乘

玉刺駕鳳車捲塵埃而上征去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

離時俗遠羣小也良同逸注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

至乎懸圃向曰朝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

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

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

聖王而登欲少留此靈瓊果兮日忽忽其將暮

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閣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逸曰靈以喻君瓊門鑿也文如連瓊楚王之省閣也言已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吾令羲和弭節兮

忽去時飛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王日不

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迫附也言我忍日暮年老道德

不施欲令日銜按節徐行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與

及盛時遇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賢君也地廣大其路漫漫然長遠不可遊遍吾方上下求索賢人

與已同志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

長不可卒徧吾於上下左右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乎

扶桑良曰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冀得延年也

日出陽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闡明我乃

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之身結我車

轡於扶桑以留日行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相羊向曰若木在西極拂擊也道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

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

游也言已愒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前望舒使

侯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

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臣清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

論君命言已使清曰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臣驚皇為余先

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臣銑同逸往驚皇為余先

戒兮雷師告我逸本作以未具士雷師喻君言我使仁智之

之士先戒百官以適道而君怠惰告我以裝束未具也

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臣吾令鳳皇飛騰兮

又繼之以日夜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下以

使厚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而來御音迓良曰應風雲霓以喻佞人也御迎言我將

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逸曰回風曰飄飄

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

紛總總其離兮兮班陸離其上下向曰紛亂中餘同逸

傳舉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

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

不可知吾令帝閭闔兮倚閭闔而望兮誦曰帝天門也

已惡讒佞將上御於天帝使閭闔人開天門閭闔人又倚天門

望而推我不得又逸曰帝謂天帝也閭主門者閭闔天

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時駿駿其

將疲逸本作兮結幽蘭而延佇翰曰疲極也言時代昏闇

香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逸曰駿駿皆貌罷極也言時

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

有意也世溷本濁而不兮兮好蔽美而嫉妬濟曰溷亂蔽隱

霓 五臣本 作電

帥

求

訴

分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力風而縵息馬良曰白水神泉

縵係也言世皆濁亂將濟神泉外仙山係馬以縵濁世而

自潔清也 遊曰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

不死閼風山名在崑崙上縵繫也言我見中國獨濁則欲

已備潔白之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向曰高丘

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去忽反顧楚國無忠臣心為之

悲而流涕 遊曰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

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

佩統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

方青帝舍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

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及

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翰曰相視貽遺也言我備

未喪之時視天下賢人將以玉帛遺之其為政理 逸曰

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言已既備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

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

妃之所在濟曰豐隆雲師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

雲師處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今雲師豐隆 相

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處妃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纓

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良曰纓佩帶蹇脩伏羲氏之

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逸曰纓佩帶也蹇脩

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礼意也言既見處妃則解我佩

帶之玉以結言議使古賢蹇脩而紛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

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妃之所在 雲師求賢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 逸曰豐隆

雲師處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今雲師豐隆相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處妃者欲與并力也

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良曰纓佩帶蹇脩伏羲氏之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

逸曰纓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礼意也言既見處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議使古賢蹇脩而紛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

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紛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

縵其難遇 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緯縵非矣也言將通

忽為平矣而難移 逸曰緯縵非矣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謔人復相聚數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平矣而見踈絕言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盤

此曰窮石弱水出處滄盤水名出崑崙山夕舍窮石朝沐滄盤言遷世之士遠趣清樂 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淮南言弱木出于窮石入于流沙循槃水谷也為
大傳曰蒲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處妃體好情繫暮所歸
舍窮石之室朝沐蒲槃之水道並隱告而不肯仕保厥美以驕傲也日康娛以淫

遊謂曰康安淫久遊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曰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雖信美而無

曰傲康安也言處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

禮兮來違弃而改求謂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賢者其同志事君也改求

賢者其同志事君也謂曰言處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弃而更求賢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天乎謂曰言觀視乎天謂曰言觀視余乃下謂曰言觀視

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謂曰言我乃復下來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娥謂曰言我乃復下來之佚女謂曰言我乃復下來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奇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

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謂曰言我乃復下來吾令鴉為媒兮鴉告余

以不好謂曰言我乃復下來向曰鴉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

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前告我言不好謂曰言我乃復下來雄鳩之鳴逝兮余

猶惡其佻謂曰言我乃復下來巧謂曰言我乃復下來之士謂曰言我乃復下來往聘忠賢我

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謂曰言我乃復下來心猶豫而狐疑

兮欲自適而不可謂曰言我乃復下來翰曰言就鴉皆不可信故猶豫而狐疑而

遊曰適往也言已令就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

鳩客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鳳皇既受詒謂曰言我乃復下來兮恐高辛之先我謂曰言我乃復下來

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學先我而得之帝嘗諭諸

國賢君謂曰言我乃復下來逸曰高辛嘗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

字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良曰言求忠賢不得發往

而道遠 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發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志憂也 及少康之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

去之意 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

舜後也昔寒浞使統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

二女而邑於織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

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 理弱而媒拙

兮恐導言之不固說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

媒人弱說連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世逸本作溷

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

逸曰世言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 閨中既以逸本無

邃遠兮哲王又不寤說曰閨中宮門中也 逸曰小門謂

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諫不達自明智之主尚

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閨

蔽固其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逸本無 與此終古

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終古

居乎復將遠去 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

久與此閨亂之君終 索瓊茅以筵廷 尊專兮命靈氛為

余占之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人結草拊

卜占去住之理 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氛古明占吉凶者

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曰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說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發相慕及者半已且以時

也去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翰曰靈氣言天下

豈獨是楚國有君臣可止乎逸曰言我曰勉遠逝而無

思念失下博太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逸曰言我曰勉遠逝而無

孤逸本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字濟曰靈氣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下擇取

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君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

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原答靈氣曰當時之君

用已乎是難去民好去惡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

其獨異向曰好愛惡憎也黨鄉黨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

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戶服文以盈要平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誥曰言楚國家門也戶皆服艾草備於腰帶謂

也也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護使

增遠忠直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貞美之能當翰曰

而不近也玉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之誠

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逸曰察視也

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曜照言時人無能

識誠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

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蘇糞壤以充幃暉兮

謂申椒其不芳濟曰此喻近邪佞遠忠貞逸曰蘇取也

糞土以備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欲從靈氣之吉占兮

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

心猶豫而狐疑良曰言已發從靈氣勸去之占則心中狐

勸去之占則心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糝而要之向曰糝

以事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糝要而享之以問吉

凶也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

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百神翳其備降

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送吉凶

兮九疑續其並迎說曰鬻蔽也九疑舜所葬之山續衆多

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說曰續

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

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皇刻刻說曰皇皇天也

紛紛迎我知已之志皇刻刻說曰皇皇天也

向曰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我去當言說曰皇皇天也

刻刻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吉善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濟曰曰巫咸辭也

謂臣率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疆止求明君下訪賢臣

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其為治此巫咸之言說曰同濟注湯

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說曰儼敬也合匹

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

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良同說曰注苟

中情其好脩兮又逸本無何必用夫行媒向曰苟且也媒

也各絲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

中心好善常自脩潔則明君且當奉作何必須左右之徒

逸曰行媒論左右之臣也言識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必須左右薦達之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傳巖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

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傳巖委任之不疑說

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

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

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

為公道用大興為夢高宗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

舉說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姓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

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竟立大功說曰呂太公

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

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

良曰晏晚央盡也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
 以成德化然時未盡與同三賢之遭遇也
 央盡也言已所以及汲發輔佐君者與及年未晏
 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鴉弟
 鴉挂之先鳴於使夫
 夫字無
 百草
 逸本有
 之不芳
 向曰鴉
 鳥名

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
 香也踰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逸曰鴉鴉一名買鶴常
 以香分鳴也言我恐鴉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
 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披罪過也何瓊
 珮之偃蹇兮眾夔夔然而蔽之
 說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
 喻德也眾小人也夔亦盛

也言我有美德為小人眾盛而蔽之
 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夔夔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
 也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
 翰曰此黨謂楚國
 也言楚國之人不
 向忠信之行恐妬我正直而必挫折
 逸曰信亮也言楚
 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如我正直發必挫折而敗也
 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說曰續紛亂也淹留也
 言世亂變易不可住也

易曰言時俗濁濁善惡變
 易不可久留且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
 紫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
 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
 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
 也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倖
 何昔日之芳草
 兮今直為此
 蕭字
 父
 逸本有也字向曰昔芳草今為艾
 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
 已以言往固明智之士今皆佞愚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
 之害也
 說曰言明智之士佞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
 者以上不好用忠正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翰
 蘭懷王弟也恃怙羌乃也言我蘭為可恃恃乃無實材但
 容貌長大而已
 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
 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恃而進不委厥美以
 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厥美以
 從俗兮苟得列
 逸本作
 乎眾芳
 俗論佞可且列於眾賢之

從俗兮苟得列
 逸本作
 乎眾芳
 俗論佞可且列於眾賢之

位也。逸曰：委棄也。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諸侯，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椒專位以傷諂，乃兮椒殺。又欲充其佩幃。音揮。良曰：言子椒專賢，則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榮莫之在香囊，妾充佩帶，而無芬芳。逸曰：椒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也。既于進而務入兮，又

何芳之能祗。向曰：于求也。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也。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流，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于進而務入兮，又

從。逸本傳。兮，又孰能無變化。說曰：固此謂位之俗，流行相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楛車與江離。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而况衆賢而不從。

俗以自容身。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况朝廷衆臣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

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其至美，而逢此咎也。逸曰：歷，逢也。效此也。言已內行忠

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芬兮至今猶未沫。良曰：勸損沫已也。言芳菲之盛，誠難損歟。雖遭棄逐，至今猶未已也。逸曰：勸，歇也。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誠歎虧歇至今尚末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向曰：彼同志人

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飾之方壯兮，周

流觀乎上下。說曰：言備飾及成壯之時，周適遠觀四方有

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翰曰：歷，選也。言靈氛

告我遠去，告我令選擇吉辰。良曰：將行訪賢君也。逸

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

折

折

折

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靡以為糧。音張 廉屑，糧糧也。言我將遠

行，折取瓊枝，以代脯臚。擣玉屑以為糧，取其清潔而延壽。選曰：羞脯也。精鑿也。靡屑也。糗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

以為脯臚，精鑿玉屑以為備。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象牙也。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

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龍乘

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

遠遊以自疏。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道也。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

遭轉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而流行，以求所安。選曰：遭轉也。楚人名轉為遭。言已設去楚國，遠行

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逸本有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選曰：揚舉也。雲霓也。晻之於旌旗，晻藹旌

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選曰：揚披也。晻藹翳陰。雲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遠，外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濟曰：朝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曰所入。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集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鳳皇紛翼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良曰：言我行順。選曰：翼翼，然扶循於已。選曰：翼翼也。旂，旗也。盡龍蛇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東

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

與。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循也。赤水出

崑崙，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麾蛟龍使

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酒飾也。麾蛟龍使

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銑曰：麾，招。蛟龍，詔告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度。

言能感神獸，聖帝相接。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白龍，謂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磨蛟龍以橋西海。
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
待諭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所行車遠莫能及。路不周

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非不與已同志也。

必余車其字有**千乘兮，齊玉軌大而並馳。**良曰：乘車也。軌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也。逸曰：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至德，且輔千乘之君，駕八

龍之婉婉於**兮，載雲旗之逶迤。**龍八節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爲載，雲爲旗也。婉婉美貌。逸曰：婉婉龍貌，言已駕八龍，神智之默，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製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物。抑志而弭節

兮，神高馳之邈邈。統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邈邈遠見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也。逸曰：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也。**奏九歌而舞韶**

兮，聊假日以愉樂。德可輔舜禹以致太平，然不遇其時，發假借其日，奏此樂以自愉樂而已。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肅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

兮，忽臨睨五**夫，舊鄉**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明且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愉樂而已。**陟升皇之赫戲**

兮，懷兮，蜷兮，局遊本有**而不行**良曰：僕御懷歸也。蜷局不進，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耀不足。僕夫悲余馬，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濟同逸庄。

悲位我馬思歸、蟻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
 義自明。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蟻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
 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
 義自亂曰。逸曰：亂離也。所以發理詞指，勸撮行要也。屈原
 明也。亂曰。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
 結括一言，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已矣
 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已矣
 絕望之辭也。言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逸曰：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
 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既莫足與
 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為。忠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
 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逸曰：言特世人君無道，不
 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慶也。鈞同。逸注。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
 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

患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
 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見黜之
 情，以調馬九者，陽穀之極，
 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
 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
 為作九歌之曲，
 為作九歌之曲，
 說之以調諫也。

東皇太一

齊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
 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穠穠將愉。逾

兮上皇。

向曰：太一，壘名，天之尊神，
 祠極楚東，以配東帝，故云。

東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穠穠，故也。愉，樂也。上皇，
 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敬，
 以宴樂天神。撫長劍兮玉珥，璆璆鳴兮琳琅。翰曰：玉珥，劍鐔，
 名，以之為珥，鏘然而鳴。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
 所以威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璆，琅，皆美玉名也。劍者，
 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禮，乃使靈巫佩持好

有節 璫席兮玉瑱 蓋將把兮瓊芳 清曰言已脩潔以璫席美玉為瑱靈巫

持也 璫玉枝也 言已脩飾清潔以璫玉為璫美玉為瑱靈巫

把玉枝以爲杵 蕙肴烝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 良曰以

肉也 蕙蘭皆香草也 奠祭也 桂椒皆香美木 逸曰蕙肴

以蕙草蒸肉也 藉所以藉飯食也 易曰藉用白茅 桂酒切

蕙蒸肴 芳蘭為藉 進桂 揚抱 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

竽瑟兮浩倡 說曰揚舉也 抱鼓杖也 拊擊也 疏希浩大也

作樂以極其情 逸曰拊擊也 疏希也 言膳既具不敢字

大也 言色陳列 竽瑟大 倡作樂以自竭 盡也 靈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滿堂 向

也 菲菲香氣也 逸曰靈謂巫也 偃蹇舞貌也 姣好也 服飾

也 菲芳貌也 言乃使姣好之巫 被服盛飾 舉廷奮袂 偃

蹇而舞 芬芳菲 五音紛兮繁會 君欣欣兮樂康 翰曰紛盛

難也 君謂東皇也 欣欣和悅貌 康安也 言脩潔酒食 授陳

數樂 神常歡故而降之福 自傷忠信事上 卒不見明 而遭

放奔 以至危苦也 逸曰五音 官商角徵羽也 紛盛貌也

繁衆也 欣欣喜貌 康安也 言已重作底樂 合會五音 紛然

盛美 神以歡欣 狀飽喜樂 則身蒙慶祐 家受多福也 屈原

以為神無形 難事易失 然人竭心盡禮 則敬其祀 而惠

降以祉 自傷履行 忠誠以事於君 不見信任 而身放逐 以危殆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 采衣兮若英 靈連蜷 貞兮既留 爛昭昭

兮未央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 華采五色也 靈巫也 連蜷

先使靈巫沐浴 浴蘭芳衣 五色之服 務其芳潔 又飾若英也

導引也 雲中君使留心於此 神光爛然 明明無極 雲中君

雲中君

師拜賢也 逸曰華采五色也 若杜若也 言已將修饗祭

以社若之英以自繁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雖巫
迎神靈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
史未己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非莊形體連
將儻徒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統曰賽辭也儻安也壽宮
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

光明乃與日月齊也統曰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
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歡饗酒食儻然
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
乃與日月同光也夫雲與而日月暗雲蔽而日月明故
言齊也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
為五方帝服翱游周章

往來迅疾貌也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
飾也言天尊雲神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
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
居無常處動則翔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翔也靈皇皇兮既
降焱必遠舉兮雲中翰曰雲中神所居也言神既降饗飲
食焱然遠舉復還其居逸曰靈謂

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
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
飽焱然遠舉覽異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濟曰窮極也
言神所居高

統下覽異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異州堯所都也
思有道之君故覽之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異州餘猶
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異州尚復見他方也窮
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
也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逸本作懔懔良曰

忡忡憂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
見故歎息而憂心也逸曰君謂雲神懔懔憂心貌也弱
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志已
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懔懔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統曰君湘水神也夷猶猶
蹇也蹇誰誰也言神樂其

新居猶蹇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故神之速至也
遊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蹇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
有峻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
復猶蹇蹇詞也留待也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

蹇中

以

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及，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

湘夫人也。所留美要眇，妙兮宜脩，沛兮吾乘兮挂舟。向曰：蓋謂此二女也。

好貌，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我復乘挂舟以迎神也。舟用挂者，取香潔之異。逸曰：要眇，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挂木之船，沛然而行。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行。名，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望夫君兮未歸，字來吹參差兮誰思。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思神之甚。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駕飛龍兮北征，道連吾道兮洞庭。良曰：征，行也。道，轉也。原思既畢，念洞庭湖上而直歸也。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道，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

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紅辟，薄荔麗。拍兮蕙綢，采本

作承，荃全橈，遙兮蘭旗。逸本作旌，字。鏡曰：辟，荔蕙荃蘭

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搗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

情，有如此也。逸曰：辟，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束也。詩

曰：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棹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辟

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航，則以荃為楫，擢蘭為旌，亦

動以香潔望涉，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向曰：涉，陽浦

自脩飾也。望涉，涉陽者，江阿名也。近附鄂極遠也。遠也。言我遠游北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與君

感悟，復命我也。逸曰：涉，陽者，江阿名也。近附鄂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

之遠浦，附鄂之阿，以壯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咸

寤，寤王使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翰曰：極，已

還已也。揚靈，揚其精誠也。女嬋媛，屈原自謂也。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逸曰：極，已

也。女，謂女嬋也。原，原嬋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

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

也。女，謂女嬋也。原，原嬋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

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

也。女，謂女嬋也。原，原嬋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

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

毒發使原改性橫流涕兮潺連後元隱思君兮陟涕側
 良曰潺湲流貌陟陞也或女類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
 彌思君子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類之言亦發變
 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披流君謂懷玉也陟陞
 也言已華見於乘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
 擢兮蘭棹例斲角丁水兮積雪銑曰擢擢也棹船傍板也桂
 舟值天盛寒擊其楫棹斲研水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
 不得前也逸曰斲斲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
 斲水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向曰薜荔
 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
 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
 理攀取也逸曰攀手取也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
 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來芙
 蓉固不可得勞苦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翰曰為婚姻者其
 勞苦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
 焉逸曰言婚姻所交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

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
 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
 義之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
 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逸曰
 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
 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

告我逸本作余字以不間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
 為閑爾疾其君初發與已為洽後遂相背焉逸曰交友
 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貞

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已期致朝
 共為洽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間暇遂以疏遠朝
 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銑曰朝喻盛也夕喻衰也喻

及衰謝之曰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也騁驚疾行也澤
 畔曰皋弭節安意也逸曰朝以喻已盛也澤曲曰皋言
 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安也澤水

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

野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向曰次舍也言已在江湖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堂

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

為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玦珮皆朝服之飾

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與君命已猶可以用也選曰玦玉珮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賈

離也玦瓊瑀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君設發遠去猶拾玦佩置於水涯與君求已示有還意采芳洲

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杜若馬下女喻賢臣也故於此采

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出言已

願於芳芬絕異之佩采取杜若以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

兮容與選曰自言憂愁欲以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值

不冉中兮不再盛也道遠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客與而戲以待

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向曰帝子謂堯二女娥皇

之幄因為湘夫人也眇眇好貌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

焉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

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予屈原自謂也堯二

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

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翰曰嫋嫋秋風搖木貌洞庭湖各言秋風疾則草木搖

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搖葉落矣以白蘋煩兮選曰秋風疾則草木搖

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室平之時鳥
備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敬饗之也

萃兮蘋中習何為兮水上濟曰萃集也蘋水草也鳥當集

夫鳥當集木巖而言草中習當在水中也逸曰萃集也習魚網也

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說曰芷

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

主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

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

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

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

潺湲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俱觀流水潺湲望之俱見水

流潺湲也藥何食為守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翰曰

名也蛟龍類也藥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在

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裔際也逸曰藥獸名

蛟龍類也言藥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

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外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將制切濟曰澤畔曰皋澨

於湖澤之間逸曰濟渡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借逝

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借逝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借俱也逝往也與聞夫人召我將

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逸曰予屈

原自謂也借俱也逝往也屈原離居草澤思神念鬼築室

莫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

兮水中葦入之兮以荷蓋說曰葦茨也自傷困於世上願

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逸曰思原因荃全壁兮紫

貝貝屈

貝

壁累紫貝為壇掛棟兮蘭橈老辛夷楫眉兮葯角房挂香

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棟橈也捐門楫也又以馨香為房之

相為白芷也罔薜荔兮為帷，擗音蓮逸本作擗字兮既張，日

擗音張設於中也。擗，薜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爲帷帳，擗折以爲屋，聯

折蕙覆揚屋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逸本無以為芳良曰以玉

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逸曰以芷，蓋芷蓋之逸本無兮荷屋

繚了之兮以逸本無杜蘅鏡曰芷草及荷葉，葦以蓋屋，又束

縛杜蘅置於水中。逸曰葦蓋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

蕪門向曰百草皆香草，實備也。建，樹馨香，蕪屋也。言又以

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爲門，庶也。

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穀，故以九疑續兮並迎去靈之來

兮如雲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

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良曰

也。襟，禮舊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

無所用也，故弃遺之。逸曰袂，衣袖也。襟，襟襦也。屈原設

詭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舉，汀洲兮杜

若，將以遺兮遠者。濟曰寧取也。汀，平也。杜若以喻誠信，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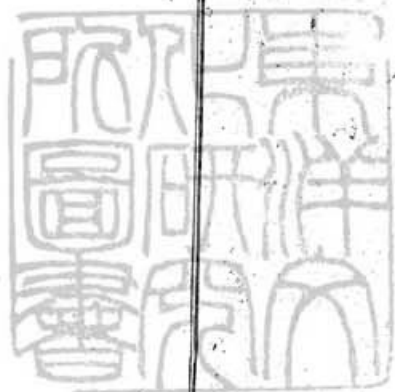
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時不可兮驟

得，聊逍遙兮容與。鏡曰驟，數也。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

文選卷第三十二



州學齋長 吳 極 校對
鄉貢進士 劉 才 邵 校勘
左從事郎 贛州觀察推官 鄒 敷 禮 覆校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蔵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